

新文学论丛丛书



北京书简

谢冕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 京 书 简

谢 冕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一 年 • 北 京

封面设计:徐中益

北 京 书 简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122,000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印张 $7 \frac{1}{2}$

1981年2月北京第1版 1981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91—10,000

书号 10019·3097

定价 0.52 元

目次

诗与人民	1
生 活 (一)	12
生 活 (二)	18
抒 情	26
叙 事	40
形 象 (一)	51
形 象 (二)	59
想 象	72
立 意	82
构 思	93
诗 意 (一)	104
诗 意 (二)	114
创 新	123
精 炼	130
风 格 (一)	137
风 格 (二)	144
韵 律 (一)	156
韵 律 (二)	164
散文诗	174
儿童诗	186
诗与时代	197
诗与政治	203

诗遗产212

诗批评223

后 记231

诗 与 人 民

一九七六年萌起于天安门广场的伟大诗歌运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诗属于人民。我愿意在这个庄严的命题下，开始我关于诗的书简。周总理逝世，人民自发地聚集天安门广场，借诗以为武器，寄托对人民的好总理的哀思、公开声讨“四人帮”的罪恶，其意义远远超出了诗的范畴。但它的确向我们证实，诗是与人民的悲哀和愤怒、斗争和胜利、祖国的前途、党的事业血肉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许多年青同志告诉我：当初他们喜欢诗，就象喜欢挂满露珠的花瓣。只是在丙辰清明那个雨泪纷纷的时节，他们才认识了诗的真谛。诗从本质上说，是血火与雷电。在他们的心目中：诗歌不再是美酒和鲜花，诗歌变成了战斗的旗帜和利剑。他们这样称赞天安门广场上的诗篇：“每一个字都经过血的铸炼，每一个字都燃烧着愤怒的火焰；不要说这只是墨写的诗句，敌人早被它吓得心惊胆战！它让坚强的流下眼泪，它让怯弱

的变得勇敢，它让陌路人结成战斗的行列，它让沉默的人们高声呐喊……。”许多同志正是在诗的战斗呐喊声中投身于那场保卫周总理、揭露“四人帮”的生死搏斗中去的。

在那严寒的一九七六年早春，天安门的凝云好似坚冰，人民的心头因敬爱的周总理的逝世以及“四人帮”的肆虐而冻结了。这时，巍峨的英雄纪念碑上出现了四个热烈的火团：

红心已结胜利果，
碧血再开革命花。
倘若魔怪喷毒火，
自有擒妖打鬼人。

只有亲身感受到那火团灼人的光焰的人才会理解：战斗的诗歌能够以怎样的神奇的力量驱走人们心头的悲哀，给人以一腔热血而投入斗争的海洋的。

在伟大的人民示威的日日夜夜，我耳边响起这样的诗句：

亲爱的战友，
抬起你那不屈的头；
不要说前面是浩瀚的沙漠，
要知道在浩瀚的沙漠里也有绿洲，
通往那里的路只有一条，

除了战斗，还是战斗！

我知道这是人民的召唤。人民用他的诗点燃了我们心头的战斗热情。这种感受，如同郭沫若的《女神》卷起的五四的狂飙，如同艾青的《火把》点燃的中国暗夜的光明，如同田间的《给战斗者》吹响的民族抗战的号角，如同贺敬之在“放声歌唱”、郭小川在呼唤“向困难进军”。这是激励人民热爱生活创造生活的诗，这是属于人民的诗。人民的和代表人民的诗歌，是不可战胜的、不朽的诗歌。

尽管剥削阶级可以是某一社会形态的统治阶级，尽管当它统治一切时也统治着诗。但从根本上讲，诗属于人民。如同一切物质文明是人民的劳动所创造的一样，在其基础上产生的诗，也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诗的主人。“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①要是没有人民用血汗创造出来的光明，我们的世界将是永恒的黑暗。诗同样也就不存在。“无产阶级在实际上表明，它而且只有它才是现代文明的支柱，它的劳动创造的财富和豪华，它的劳动是我们整个‘文化’的基石。”^②

① 恩格斯：《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315页。

② 列宁：《革命的目的》，《列宁全集》，第八卷，第96页。

当文字还不曾产生时，人民就用口头创作并流传着自己的诗歌。这些诗歌，直接产生于他们的生产活动中。随着生产的节奏而发生协调这种节奏并鼓舞生产情绪的声音——这是无字的歌；而后，加进了实际的内容——这就是最初的诗。

我国古代有一首《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①从这首原始的猎歌中可以看到：诗怎样萌起于劳动，并且怎样反映了劳动的具体过程和内容。我们也从“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②的记载中，看到了在古代，诗、歌、舞怎样从生产劳动这一母体中孕育、并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结合形式，诗正是由这一结合形式中独立出来的。离开了人民的生产劳动，就没有诗。

最初的诗歌，是人民创造的。世界诗史上最壮丽的诗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劳动人民通过口头流传、经过十多个世纪的集体创作才最后形成的。这两部同样是最为宏伟的诗，都在万行以上。我国最早的诗总集《诗经》，与荷马史诗大约同时形成。其中最大量、最有光彩的诗，是民歌。这些人民的歌声，不仅歌唱劳动和爱情，而且也歌唱他们的憎恨和愤怒。如《伐檀》，尖锐地揭露了剥削阶级

① 《弹歌》，见《吴越春秋》。

② 见《吕氏春秋·古乐篇》。

的不劳而食；如《硕鼠》，通过贪婪的大老鼠的丑恶形象而勇敢地发出对统治者残酷剥削的控诉，都表现了奴隶对于剥削的最早的觉醒。

“人民不仅是创造一切物质价值的力量，人民也是精神价值所从出的唯一永不枯竭的源泉，无论就时间、就美和创作天才来说，人民总是第一名的哲学家和诗人；他们创作了一切伟大的诗歌、大地上一切悲剧和悲剧中最宏伟的悲剧——世界文化史。”^①高尔基用上述的话，高度评价了人民在创造精神价值方面的不朽业绩。

剥削阶级从人民那里掠走诗歌，犹如他们掠走其它劳动产品一样。而后，他们开始培植他们自己的诗人，这就产生了中外都有的“宫廷诗人”一类的诗人。而后，他们在人民创造的基础上，“创造”他们的诗歌。剥削阶级对于文化史的贡献，固然应予以科学的历史的评价，但是，其本质特征是对美的掠夺与摧残。以诗而言，鲁迅论过：“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②开始是掠取，而后是垄断。

人类文明的发展，使诗歌摆脱了原始的状态，而由主要是口头流传走向了主要是诗人的创作。于是

① 高尔基：《个性的毁灭》。

② 《致姚克信》，《鲁迅全集》第十卷，第174—175页。

出现了人民的诗人，以及能够站在人民立场同情人民、为人民歌唱的统治阶级中的进步诗人。这就构成了阶级社会中的进步诗歌——人民的诗歌。人民的智慧在诗人手中得到集中和发扬，一代又一代辉煌的诗人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才认为，各个社会形态中的统治阶级，同样地为着人类的诗歌与文化的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但就其实质而言，人民是最坚固，最广大，最有创造力的诗的主人。

这种诗歌在思想内容上的基本特点是它的斗争性。这是战斗的诗。“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①被压迫，因而劳苦；受剥削，因而饥饿；他们因为有“怨恨”，于是才“相从而歌”。你听听劳动人民是怎样歌唱他们的“食”的：

高山即使变成酥油，
也是老爷们享受；
大河就是流着奶子，
我们也喝不上一口。

（《西藏民歌》）

你再听听劳动人民是怎样歌唱他们的“穿”的：

没衣穿，
穿件衣服烂半边；

① 何休：《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

一条裤子七斤重，
六月日头晒五天。

（《广西民歌》）

人民不仅有对于恶劣命运的控诉，而且也表达着他们的愿望与理想。在漫漫长夜里，他们的愿望甚至显得卑微。但这种卑微的愿望却是一声声凄惨的呻吟。一个童养媳，她的理想是能够安稳地睡一觉。她这样悲惨地唱着她的《瞌睡沉》：“瞌睡沉，瞌睡沉，瞌睡来了压死人。但愿公婆早早死，让我小媳妇一觉睡到大天明。”一个长工，他的理想是“生病”，他这样悲惨地唱着他的《长工拜拜天》：“拜拜天，拜拜地，拜拜天地你得知：天阴了，你别晴；天黑了，你别明；大小给点病，千万别送命。”我们只能含着泪，带着苦笑读完这种没有理想的“理想”之歌。

这是重压之下唱出的悲歌。因为是生长在无情的岩石夹缝之中，因而显得弯曲；它的生命力，正表现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而还能弯曲地生长。人民的诗歌，囿于种种条件，受到了压抑，但它的主流是健康的，而且永远是那么健康地浩荡地奔流着。

云南有一首情歌，歌唱真挚而无畏的爱情：“铁打链子九尺九，哥拴脖子妹拴手，哪怕官家王法大，出了衙门手牵手。”这里的爱情，已经没有了那种习见的含情脉脉的意味，它有着烧红了的铁块那样烤

人的灼热。这是一种勇敢的反抗的声音。这种声音，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时代，就发展成下面这样的新时代的情歌：“要脑袋，你就取，姑娘怎能对你把头低？山前山后去打听，谁不知姑娘是红军妻？”（陕西）这当然也可认为是情歌。但爱情已经退到了次要的地位：为了红军妻子的荣誉，她可以牺牲生命，当然还有她引以自豪的爱情。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给了诗歌以崭新的生命，要是说，过去的民歌是充满了坚强的反抗精神的话，那么，到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时代，这种反抗就有了明确意识，坚定的目标了。人民不怕死：“悬崖松柏不怕风，革命不怕弹穿胸。杀头犹如风吹帽，坐牢好比虎养神。”（湖南土家族民歌）他们知道为什么活、为什么死：“松柴烤火十里香，穷人骨头坚如钢；死了要埋井冈山，活着就跟共产党。”（江西）这里，永远闪耀着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光辉。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数千年。数千年间，出现了光辉灿烂的封建文化。封建时代的诗歌创造了我国古典诗歌的高峰。我们说，这个高峰的形成归结蒂是人民的功绩。人民创造了封建社会的物质文明，人民也在思想和艺术上哺育了封建时代那些诗的星群。尽管这些星群的绝大部分属于封建阶级的知识分子，然而，他们能够放光发热，无一不是从人民的燧石上取得火种的。

对于过去时代的诗歌，我们应当遵从如下的准则，即首先检查它对人民的态度、以及它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对之采取不同的态度。正是因此，我们认为这些闪光的星群，是属于人民的。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诵读一千多年前一位封建阶级诗人写的那首二十个字组成的《悯农》：“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作者李绅，他当然不可能了解他之所悯的实质，但是，由于他同情人民的遭遇，他所揭示的却是生活的真实。“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卖炭翁》），白居易对现实的概括是独特的，正因为独特，是以具有普遍性——在寒风中瑟索的人们，“欢迎”寒风；裹着重裘，拥着火炉的人们，“厌恶”寒风。诗人和人民的心相通了，他的诗就有了生命。当他到达这种精神境界，他甚至可以发出愤怒的呐喊。还是这个白居易，他甚至厉声斥责那些不顾人民死活的官员：“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毡毯》）这种现象，几乎是普遍的，人民不仅给诗人以情，而且给诗人以胆。杜荀鹤甚至敢于怒骂那些鱼肉人民的“父母官”，尽管他和他们同属于一个阶级：“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再经胡城县》）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① 一支

① 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

封建时代的芦笛，尚可使军心一夜间离散，可见诗的威力。我曾想，要是换上一支无产阶级的汽笛以及凌空而起的号角，那么，诗歌感奋人、召唤人的作用，又该作何估量！

我有一种矛盾的心理：诗应当是美的，我们需要华美的诗；但是，我们又对那些繁采寡情的诗，特别是那些缺少时代气质的、不能发出粗犷的呐喊的诗产生恶感。每当读到这类被打磨得太玲珑剔透、太光滑、太精美的诗时，便自然地想起闻一多先生关于我们需要时代的鼓手、而琴师乃是第二步需要的号召。裴多菲说过：

谁也不能再轻飘飘地
弹奏着他的和谐的歌！
谁要是拿起了琴来，
谁就担任了极重大的工作，
假如心头只能歌唱着
自己的悲哀和自己的欢笑，
那么，世界并不需要你，
不如把你的琴一起摔掉。

（《致十九世纪的诗人》）

这位诗人睿智的声音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要知道，人民认为他们的歌声是不可剥夺的。他们因自己的自由的歌声而自豪。一首彝族民歌这样歌唱：“遍山

羊群是奴隶主的，软软牧鞭是奴隶主的，牧羊姑娘是奴隶主的，牧场唱起了悲歌，唯有歌声才是自己的。”要记住，人民为了争得歌唱的权利是付出了代价的。这种斗争换来的歌声，将会启示我们以不屈不挠的精神，献给人民以一支一支的战斗的号角。

生 活 (一)

你这样歌唱西双版纳：

如果小鸟不慎遗落一粒种籽，
这里的土地会慷慨地还它一串谷穗；
甚至，你要是高兴在这里插下手杖，
来年，收获的将是蝉鸣声声，绿荫一席……

因为我到过西双版纳肥沃得冒油的土地，所以，我相信这诗句是从活生生的生活之树长出来的沉甸甸的果实。

谈论艺术与生活关系，最易产生混乱的莫过于诗。在所有的文艺作品中，没有如诗幻想得这么厉害的，也没有如诗这样鼓励不要把生活表现得太“实”、而要把生活表现得“虚”些的。也就是说，在所有的文艺作品中，没有哪一类作品在表面上比诗更“远离”生活的。然而，可以断定的是，不论哪一首诗，它的归宿地都是生活。离开了人们的社会生活，